

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

复仇者

上

西藏人民出版社

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

# 复仇者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I 247.5  
j000

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

**复仇者** (上、下)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昌吉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西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1 字数: 430 千字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ISBN7 - 5348 - 0993 - 2/I · 44

定 价: 38.00元(全二册) 119.00

版权所有 · 请勿翻印

## 内 容 提 要

《复仇者》是金康先生又一名作。本书文笔洒脱，故事曲折，情感激荡。传神入化地描写了桑羽青为报灭门之仇，五岁被绝世奇人石尘子救走，深山随师学艺十五载，练就了一身绝技，并凭借祖传的奇剑——青光剑，走遍大江南北，顺藤摸瓜，最终找到了仇人东凡和尚，并为父报了仇，又一举歼灭了东凡所创的黑帮。

这部力作以情取胜，尤其写男女恋情最使人回肠荡气。充分展示他独树一帜的武侠小说创作特色，具有一定的文学地位和文学价值，为不同层次的广大读者所喜爱。

## 目 录

第一章	父母遭毒手 艺成复血仇	1
第二章	鼓楼显内功 和尚自嚼舌	36
第三章	追踪奇女子 途生节外枝	67
第四章	神秘老道士 辣手小沙弥	106
第五章	与老道交手 探门派功力	132
第六章	少侠示名剑 身份难测猜	162
第七章	道士连环阵 猴儿勇过关	216
第八章	突来不速客 观内大屠杀	233
第九章	师弟与道姑 互生爱慕心	264

第十章	寻访钱木儿 复仇有线索	288
第十一章	突来老婆婆 心中感疑惑	315
第十二章	雪地受袭击 洞悉派内情	355
第十三章	心存仁义念 火海救仇敌	405
第十四章	荒郊会老僧 木鱼扰心神	429
第十五章	寒夜泗江水 困解已寻回	482
第十六章	两老较高低 坟内生死战	528
第十七章	狡猾老和尚 掳娃儿对峙	577
第十八章	毁掉传家宝 了却血海仇	607

## 第一章 父母遭毒手 艺成复血仇

深夜，寒风凌厉，初冬的白雪，覆盖着巫山，如同是一个白色的大帽子。

在一条曲折的山径上，两匹快马急驰如飞，阵阵的蹄声划破了寂寥。

皑皑的雪光之下，看清了骑马的人，他是一个四旬开外的壮士，身材修长，剑眉屋目，但是此刻却显得狼狈不堪。

他淡青色的长衫上，有着一块块未干的血渍，左肩的刀伤还在一阵阵地冒着鲜血，血几乎染红他那阔大的袖子。

他右手紧握着宝剑，并且牵着后面那匹马的马缰。

他身后那匹马上，捆着一个妇人的尸体，她死得很惨，满身伤痕，乌黑的头发，披散下来，搭在了马肚子上，口中的血一路滴着。

在那剑客的身前，坐着一个五岁大的孩子，他穿着一套月白色的小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远远的看着，两双小拳头捏得紧紧的，稳坐在那剑客的身前动也不动。

那剑客一脸悲抢和惶恐，额头的汗水，淌过了眉毛，滴流到嘴唇，然后再垂滴到染满了血渍的衣襟上。

他一言不发，两片惨白的唇紧紧地闭着。

他剑眉紧皱，一双深湛的眸子里射出了奇光，催着那两匹骏

马，发狂般的向山上跑去。

并没有人追赶他们，但是他却像亡命一般，一味狂奔，马蹄扬起一大片雪泥。

片刻之后，远处可以看见一座庙宇，深掩在丛树之中，剑客精神一振，越发加急的赶了过去。

深灰色的庙门紧紧封关着，大门环上接着皑皑冰雪。由于这座庙宇地势隐秘，所以越发显得隐晦。

那人赶到了渐门之前，猛然勒住了马，腾身而下。

那孩子仍然挺坐在马背上，动也不动。

他下马之后。一连几个踉跄，才把身站稳。

他把右手的宝剑，轻轻的插进了冰雪之中，然后轻抚着自己左肩的伤口。

那伤口的血渍已经冻上，他很快的把手拿开，回头张望后面，好似在担心着有什么人在追赶他们。

马前上的孩子，仍是一声不响，像是被吓傻了。

那爱伤的剑客，用着极其沙哑的声音说道：“羽青，不要动，我去叫门。”

那孩子一言不发，默默的点着头，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流露出愤恨和坚毅的神色。

那中年剑客，面上飘过一阵凄惨的神色，他伸手拍拍孩子的背，哽咽道：“好孩子！这一路真难为你……”

说到这里，他已经流下两行眼泪，急忙转过了身，用力的击在庙门的大铁环上。

他拍得很急促，一阵沉浊的声音，划破了寒夜的寂静。

他焦急的拍了一阵，铁门上的冰雪四溅，铿锵的声音传出了老远，但是并没有一人来应门。



那中年剑客显然异常焦急，他狠狠的跺了一脚，低声的骂道：“莫非这些和尚都死绝了。”

他又用力的拍击了几下，依然没有回音，他转过了身子对马上孩子说道：“青儿莫动，爹进去开门……”

那孩子点点头，两双小拳头握得紧紧的，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中年剑客又叹了一口气，把雪地中的宝剑抽出，这才翻上了墙头。

寺院之内一片黑暗，静悄悄的，他自语道：“这么大一个庙宇，难道没有一个僧人？”

他很快的落了地，把铁门上的大门检取了下来，然后扯开了一扇庙门。

庙门开了之后，那孩子即握住了缰轻轻一带，马儿跨进了庙，后面那匹驮尸的马也跟了进来。

那中年剑客，似乎被这孩子出奇的镇定所震惊，他怔一怔，很快的关上了门，说道：“孩子，下马吧，我们要休息休息！”

那孩子的小手轻轻的按住鞍桥，很快的翻下了马背。

或许是由于坐得太久，他轻轻的活动双腿。

那中年剑客关心的说道：“青儿，你没什么吧？”

羽青点点说道：“爹！我很好！”

此处他这么长一段时间来，第一次开口说话，童音之中渗有悲愤之情，可以听得出来，这孩子是在抑制自己的悲伤。

那中年剑客凄凉的笑了起来，说道：“好孩子，把马牵到庙下，我……我要照顾你妈……”

他说着，把那妇人的尸体抱了下来，用着梦呓般的声音低活道：“倩如，我们安全了，没有人再追赶我们，我要好好的照顾你

……”

他贴在那张冰凉和满是血污的脸上，喁喁低语，如同是一个疯痴的人。

羽青把马拴在了廊下，回头道：“爹，我拴好了！”

那中年剑客这才惊觉过来，说道“我们进房。”

说着进入了一间罩房，室内空无一人，他把尸体放在地上，宝剑靠在了墙根。

他伏在那尸的耳旁，低声的，悲声的说道：“情如，现在没事了，你好好的休息吧……”

他的声音，充满了挚爱，仿佛她还活着。

孩子靠着墙根坐下，房中又黑又冷，却有一般浓厚的血腥味。

那中年剑客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想不到我桑云从，竟落得如此下场！”

他喟叹着，连连的跺着脚，然后再度提着宝剑，对桑羽青说道：“孩子，你莫动，陪着你娘，我出去看看！”

桑羽青答应着，但是他还是没有动，目光也从从不望那尸首一眼。

桑云从提着宝剑，定出了这间掸房，他把前院一带踏了个遍却不见一个人影。

他不禁仰天而叹，道：“东凡和尚不在，看来是天绝我也！”才说完这句话，后院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咳嗽，桑云从不禁霍然一惊。

他握紧了手中的宝剑，忖道：“莫非他们这么快就赶了来？”

他倾耳静听，半晌没有声息，北风吹个不住，卷起了地上的积雪，夜是这么的凄凉。

桑云从咬着嘴唇，强紧着手中的宝剑，沿着一条走廊，定向个后院。

这时，又是一声低沉和苍老的咳嗽之声，由一间小单房中传了出来。

桑云从握紧了手中的宝剑，沉声道：“什么人？”

室中传出一个低弱和苍老的声音道：“唔——这庙中还有人么？”

桑云从略为迟疑，很快的走了过去，推开了房门，室内一般浓厚的草药味。

他心情放松下来，摸出了火折子，打着之后，这才看清了室中的情况。

这是一间极为简陋的禅房，除了一张木桌，和一张小床外，便只有一张如来佛的像了。

床上卧着一个白发皤皤的老人，衣衫褴褛，似有重病在身。

桑云从不禁皱着眉头，问；这：“你是什么，人？怎么会住在这里？”

那老人呻吟了两声，说道：“我是行路之人，因为有病在此暂时安身……”

桑云从接着问道：“这是里的主持东凡和尚呢？”

那病人接着头，低声的说道：“我已经来了八天了，就没见一个和尚！”

桑云从面上现出了一层失望之色，白话道：“唔——真是怪事，这些和尚到哪里去了？”

病老人问道：“你贵姓？——唷！你怎么受了伤？袖子上满是血……”

他说着，看见了桑云从手中的宝剑，说道：“吁！原来你是会

动武功的人，怎么会落得这般下场……”

他话未说完，桑云从已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我粗通医理，可惜没有多少时间，你若愿意，我可以为你诊治一下。”病老人连连摇着头说道：“不必了，我这是老毛病，治了也是这样，倒是你自己的伤要紧，血流得太多了！”

桑云从苦笑 了笑，貌道：“谢谢你关心，我自会小心！”

他说着返身而去，但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转过了身子，说道：“老先生，少时或许还有人来，若是发生任何事情，你千万不可出来张望，以免受到牵连！”

桑云八说完之后，很快的出了这间禅房，把这一座不算太小的庙宇踏了个遍，果然不见一个和尚，便怀着疑虑和失望的心情，回到房内。

他用水洗涤了伤口，然后敷了药，裹上了一块衣服包裹着。

他把孩子揽在怀中，低语道：“青儿，我们虽然暂逃一一死，可是东凡师父不在。敌人早晚还要寻来，未来之事毫无把握，现在我们的处境你可明白？”

桑羽青轻点着头，说道：“爹！我明白！”

桑云从惨然一笑，把他抱得更紧些，说道：“好孩子，这两天来你显然不說話，可是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好好的记着仇人的名字，将来为娘报仇……”

桑羽青望那妇人的尸首一眼，泪水在眼中打转，但他却强忍着，连连的点以着头。

桑云从也几乎落下泪来，惨笑道：“好孩子不要落泪！

赶快拜别你娘，我要抱你远走了！”

这孩子出奇的镇定，跪在妇人的尸体旁紧紧的拥着小咀囁囁低语。

桑云从转过脸去，这个不可一世的江湖奇侠，再也忍不住，流下了两行血泪。

半晌，桑羽青才站起身来，他脸上挂着泪，双目防光，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孩子感到他隐失的力量。

桑云从拉着他的手，出了房，说道：“孩子，下山之后顺着江边赶到‘巴东’去，爹若是逃得过去，明晚会来找你，不然……你以后就是一个人了！”

孩子返回了有，紧紧的拥住了桑云从，早已泪如雨下。

他们父子抱头痛哭，良久，谁也舍不得动一动。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喊声，桑云从面色大变，霍然站了起来，跺脚道：“糟！我只顾说话，耽搁了时间，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桑羽青捏紧拳头，挺起了小胸脯，说道：“我不怕他们！”桑云从摸着他的头，说道：“好孩子，我知你不怕他们，可是现在你还小……”

他一时急得没了主意，突然之间，一个念头闪电般掠过他抱起了桑羽青，如飞似的向后院急跑去。

他跑进那病老人的房中，把羽青放了下来倒地就拜，把那病人弄得莫明其妙。”

他高声说道：“啊！这位壮士，你这是做什么……”

桑云从匆匆说道：“老先生，我们仇家找来了，这孩子是我唯一骨肉，请你把他藏在身后，无论如何留这一条根，我桑云从万代均感……”

老人拉着桑羽青的手，说道：“这……好吧！你放心，我有办法，叫人找不着他！”

桑云从闻言大喜，连连叩头道：“多谢考先生！多谢老恩公……”

他匆匆的爬了起来,把孩子搂得紧紧,哭着说道:“青儿,记着爹的话,平安之后,立刻到“巴东”去,少时不论爹之生死,你绝不可出来,知道么……”

桑羽青点头道:“知道了,爹……”

蹄声越来越近,桑云从肝肠寸断,他狠心的推开了桑羽青,说道:“孩子!爹去了……”

他狠狠跺了一脚,推门而去。

桑羽青扑到门口叫道:“爹……”

一阵雪花扑到他脸上,桑云从已经去得没了踪迹。

病老人在身后唤道:孩子,回来吧,把门关好!”

桑羽青发了一阵呆,一双小手推上了门,回身望着这个陌生的老人。

他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的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老人笑了起来道:“好个无礼的孩子!我叫万亦飞,你就叫我方公公好了!”

桑羽青迟疑了一下,说道:“方公公,你会不会武功?”

病老人没有回答,却低声的自语道:“可怜的孩子,若不是我正渡大关,你们父子……”

老人的声音非常低,桑羽青问道:“方公公,你说些什么?”方亦飞苦笑了一下,说道:“孩子,我有重病在身,不能够移动,就是我有天大的本领也使不出来?”

桑羽青闻言似乎有些失望,方亦飞这时撑起了身子,说道:“来!孩子!你扶我起来。”

这个老人,居然病得连行动均感到困难。

桑羽青走了过去,把这有病的老人扶了起来,方亦飞笑了笑,说道:“后窗那边有张椅子,你扶我过去。”

羽青答应着，扶着方亦飞缓缓地走了过去，他坐在那张椅子上，喘息了一阵，说道：“你把窗户推开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你爹爹的情形。”

桑羽青很快的将窗推开了一缝，牛毛飞雪之中，桑云从右手提剑，昂立在那间禅房的门口。他的形态虽然非常狼狈可是却昂然不惧、如同一个中了埋伏的大将，虽败犹不可辱。

桑羽青看到这种船只觉一阵心酸，热泪几乎夺眶而出。

但是他是一个刚强的孩子，在外人的前面，把眼泪逼了回去。

这种情形看在方亦飞的眼中，亦不昭暗点头，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这时，那阵急促的马蹄声，停在庙门以外——桑云从缓缓的提起了宝剑，当胸平搁。一双精光四射的俊目，注射着那高高的院墙。紧接着，两个鬼艘般的人影，飘上了墙头。

他们的身法极高，若大两个人落下来，竟连墙头的浮雪都没有扫下一丝。

这两个突然出现的怪人，都穿着一身劲装，各自执着一把短剑和一条九节鞭。

皑皑的雪光反映在他们脸上，看来都不过三十岁，生得彪背熊腰，甚是彪壮。

桑云从把从长笑一声，说道：“杜心源，杜心源，你们来得好快！”

身材略高的夜行人笑道：“桑云从，你逃到这里，已是死路一条，不久他们都会来此，我看你还是拿出来吧！”

桑云从镇定如恒，冷笑道：“杜心源，你现在讲这些话岂不是迟了些？”

枕心源在旁接口道：“桑老师，职执迷不悟，一定要弄得满门俱灭呢！”

桑云从闻言，发出了一阵凄厉的笑声，说道：“我一家三日，已去其二，我还留着这条老命作什么？”

杜心源笑了笑：“你不必与我要花样，我知道你的幼子也在此庙中。”

桑云从闻言一惊，但是他镇定着，说道：“随你们怎么说，快些动手吧！”

墙头上的兄弟二人，身躯一扭，同时落下墙来。

杜心源沉着声说道：“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如果要活的……”

话未说完，桑云从已断然道：“两个小辈，别看我在落难之中，若是取你二人性命，还是易如反掌！”

他单剑当胸，向前跨了一步，虽是残伤之躯，却豪气逼人！

松心廉转过了头，低声对杜心源道：“哥哥，爹爹他们就快来了……”

枕心源却在犹豫，显然他知道桑云从的一身剑术，是不可轻视的。

但是杜心谦欺他受伤，喝道：“桑老师，你不断忠告，怨我们不客气了！”

桑云从狂笑着说道：“来吧！来吧！孩子们……”

他修长的身躯，如同地形子一般，向杜心濂扑了过去，掌中长剑，经天长虹一般，劈向杜心濂的左肩。

桑云从虽然身负有重伤，但却神勇细虎，这一剑真的是惊天动地！

她凌厉的剑术，杜心濂里敢接？

他急急喝道：“哥哥，躲！”



他们兄第二人，分别向左右闪升，但是桑云从剑如神龙反腕一震，长剑夹着凌厉破空之声，于雪花飞溅之中，刺向了枕心濂的咽喉。

枕心濂惊得大叫，身子拚命一拧，但是还没有躲出去，长剑已然划在旭左肩便下。

只听“嘶！”的一声脆响，鲜血迸出，杜心濂一声痛叫踉跄退出。

桑云从如同一只疯虎，掌中宝剑急起直起，抵向他的背后。

杜心源大惊，九节鞭一甩，闪闪发光的鞭头，向桑云从的后脑就点。

桑云从宝剑收回，猛转身，喝邀：“小子敢尔！”

“呛——”一声脆响，九节鞭砸向一旁，桑云从单剑如飞，已然顺势挑向杜心濂的后胯骨上。

杜心源一声惨叫，身子摔在了雪地上，桑云从咬紧了牙大喝道：“与我要尝命来！”

紧接着，一声惨厉的叫声，桑云从的长剑，已经刺入了杜心源的心窝。

他如同疯狂一般，一连三四剑，杜心源已然面目全非，死于青光剑下。

这不过是一两个照面，杜心源已然惨死，杜心濂吓得魂不附体。

他手中的短剑也脱了手，抚着自己的伤口，发狂般的逃出，口中叫道：“爹爹快来！爹爹……快来！”

他正要越墙而去，一条人影如风，已经拦在他的面前。

长剑耀目，他对面是一张愤怒和疯狂的面孔，不禁好出一阵颤抖。